

# 月是故鄉明

袁 守 成

## 急公好義代有賢名

我出生於四川射洪，我家祖籍是湖北大治。

明末清初，由湖北遷居四川，先住樂至，後遷移射洪。歷代非商即讀，高祖曾祖時，家業極為興盛，祖父時家道衰落，到了父親時又轉興旺。我家字派是安、邦、定、國、齊、家、治、平等八個字；民初，父親同堂兄治璽，字玉成，請鄉里名儒文明山先生修家譜，於安、邦、定、國、齊、家、治、平八字後，續定八字為履、仁、秉、義、世、守、忠、清，我後來修家譜，又續十六字：弘、毅、勤、儉、永、濟、長、春、澍、溪、蕃、衍、本、立、道、生。家中有一小冊，記祖先名與生歿年月，不知尚存在否？能記憶者，高祖諱定湧，曾祖諱國高，叔曾祖國平、國榮，另一叔曾祖為柏公榮貴，想係過繼。祖諱齊福，祖母氏周，父諱家有，字慶堂，母氏張，字志節，伯父家興，伯母氏劉，叔父諱家富，叔母氏張，均作古。伯父生堂兄治璽，逝世於民初，無嗣；叔父生堂兄治吉，未娶。我兄弟姊妹八人，長兄治成，字集之，早歿，遺一女玉香，亦早夭，

三妹治員未嫁即夭。今在者大姊適楊，二姐適李，四妹治瓊適劉，父親血統下聞已發展到百餘人，大多不聞其踪跡。

祖父母都死得早，因此父親在幼時即失去父母之愛，家庭在伯母過份嚴厲下，失去溫暖。父親離家，獨立生活，銳意經營，白手成家，蓬勃之家，鄉里稱羨。每一商業的創辦，均表現他奮鬥創造的精神，常夜半赴三十里外之太和鎮趕場，即北方之趕集；有時同日又由太和赴青堤、柳樹兩鎮，來往約九十餘里。事畢尚須返家過夜，辛苦艱難，創業匪易，經濟情形亦大有可觀。稍長，於從業之餘，則手不釋卷，鄉里宿儒均敬佩之而樂與往還。父親對史書研讀最勤，記憶力特強，每與人講史書掌故，均多為里儒所未見，或見而不能如我父親之詳記。督責兒輩課讀至嚴，凡有背尊師重道之禮，絕不寬恕。父親雖經商有成，但非守財慳吝之流，急公好義，人人稱賢。每歲田作未收穫前，農家有迫於饑餓的人，常購米糧可無息貸借，且不取保。父親常言：「取保則害窮人消耗酒食錢財！」因請保人必以酒飯招待。年終歲暮，父親常帶錢至街頭巷尾，見有因債

務而吵架的，則出錢代為平息；太窮的引到我家，以錢米相贈，兒輩常問：「受錢米者何人？」父親說：「既不望報，何必相問？」洋溪鎮西，臨涪江、澍溪、沈水三江會合之口，沈水臨三江口處，為交通要道，上有石磴木板長橋，凡十餘磴，水未漲時為小河水，漲時頃刻間兩山之中均屬汪洋，而橋磴已在水面下數丈。因此，橋梁木板在水初退時必搭，水漲時必撤，應搭不搭，水退多則施工難，應撤不撤，水漲時橋梁木板被沖走，必須於數百里外方能購置，故橋工必賴懂其事者經常策劃指揮。我父親作橋工首事數十年，每於午夜雷雨交加時，親自督工搶救，未嘗誤事；並能於夜晚觀察雲彩風向，星月明暗，即可判斷上游何處有雨，何時水漲，全憑經驗得來。總之，父親創業、治事、教子，與主持慈善事業，均可為世之楷模，兒孫則不能及其萬一。父親生於一八七二年申農曆三月十八日，歿於民國卅五年丙戌農曆八月十五日。

## 深憾阻撓父親續絃

母親逝世的時候，父親五十歲，家事極忙，尚

有一個弟弟、兩個妹妹未婚嫁，父親想續絃，我則百般阻撓。母親在世的時候，我尚幼小，母親有一次說：「你們要聽話，不要使母親憂心，否則母親死去，不幸遇着一個不賢的繼母，你們必定要遭受痛苦的。」當時我拍胸膛，荒唐的說：「有我，父親是不能另娶的。」有這印象留在腦裡，所以我父親要續絃，我總反對。要娶的人，已在我家來往了，事實上她的容貌、氣度、品格、嫻雅、慈良，較我母親也差得太遠。我約同四弟，以各種方式去攔阻，可尊崇的父親，默許兒女的意見，以後即不談續絃的事。父親到了七十多歲時，中了風，全身半邊癱瘓，行動不便，服侍的人，大成問題，兒女媳婦與僱傭的人均不如理想。雖然在醫藥飲食及營養上盡量想法，幾年之間，時好時壞，實在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，使父親舒適些，這是我畢生的憾事，假使父親娶得有繼母，絕不至於那樣不方便。母親生我兄弟姊妹十人，養育成長的為男四人，女四人，經營男婚女嫁，再加以家事紛繁，母親四十歲後即積勞成疾，時病時癒。民國十一年春天，體益不支，病日沉重，農曆五月初十日夜，我偶出外吃點心，費時不多，回家時，大姊對我說：「你幾乎不能與母親送終了，現稍好轉。」驚駭萬狀，奔往母床前，母昏厥一次，甦醒後神志反而清楚，精神反見強旺，並能詳說家事及萬一不幸後的喪禮，但不久復又昏沉，守候終夜，恐懼萬端，恍如大禍之將至。

### 慈母早逝長恨綿綿

第二天，父親已暗中為母準備後事，我心已碎，我問父親說：「母病已無辦法？」父親搖首嘆息，我要求再盡人事，父乃請住於帝王宮之王醫生來診，王醫生說：「不緊要！不緊要！可以很好快好。」其藥方則不痛不癢，毫無是處，仍煎好灌母口中；其時母已喉中痰響，牙關緊閉，二姐伸手指入母口中去痰，為母牙所阻不得出，大聲呼痛。母色變氣絕，勢已無救，移坐堂中，家人環哭，二姐與我更嚎哭久不止。午夜後，眾人皆疲乏，哭聲時起時息，一片淒涼；我第一次領悟人間竟有如是之悲慘事！屋後小河中以萬千計的青蛙，悲鳴終夜，更增哀痛。以後年年蛙聲起時，即回念母親臨終景況。當喪葬完畢後，大姊說：「母親臨終前，曾說：『三兒（我排行第三）將來必常外出，可將所存的一條好毛毯給他，作鋪榻之用。』並交有銀幣，作添製夏季衣服之需。」聞之，悲傷無已。母臨終之瞬息間，尚顧念兒輩生活瑣事，母愛之偉大，真非言語所能形容！母親持家有道，兒女雖多，生活照顧，無一不週，兒女有錯，從不疾聲厲色，祇喚至身旁，婉言告誡，必至皆露笑容為止。我去遼安書院讀書，送彭老師回家養病，我亦順道返家，母親做出豐富餽饌，我狼吞虎嚥，母親坐在旁邊微笑的陪著。我離家向母告辭，喚了一聲「媽」後，熱淚奪眶而出，母親將我喚回，溫言勉諭，待我情緒穩定後始離去。母親在夜晚聽我兄弟姊妹任何一人咳嗽，必起床照顧，且至安睡而後止，雖寒冬亦不例外。有此昭示，母親夜半呻吟，我必到她床前陪侍，但對母親的病束手無策，至今猶有餘

痛。母親一生，兒輩竟無絲毫甘旨之奉，長恨綿綿！母親不但對兒女慈愛，對親戚鄰里之慶弔往還，從不失禮，亦特別親切，母親之逝鄉里莫不同聲一哭。母姓張，名志節，生於一八七三年癸酉農曆七月二十二日卯時；歿於民國十一年壬戌農曆五月十一日，享年四十九歲，葬於洋溪鎮柏樹壩之陽，其墓地為良山坤兼丑未向。

### 大哥精幹隨父經商

大哥比我大十歲，結婚也很早，大嫂姓殷，娘家住在瞿家河，結婚之後，生下一女叫「玉香」。大哥很精幹，幫助父親經營貿易。對弟兄姊妹非常和善。我只六歲即去外祖母家上學，離家雖只七八里，但要過兩條河。有一次我回了家，就不肯轉回外祖母家，大哥順從我的條件，給了一百制錢，送了一條小狗，又買了一大包「油璇子」，游說了半天，打算送我到外祖母家去，最後說到天黑，我還是搖頭；但大哥並未生氣，只是笑笑而已。後來我回到外祖母家繼續念書，我去附近五顯廟趕廟會，大哥突然出現，始終陪着我聽戲、遊覽、吃零食，最後將我送回外祖母家，掏出腰包的錢給我，然後才回家去。

清末，革命勢力藉哥哥老會組織而成長，大哥在哥老會裡負重要責任，出錢出力，從不後人。家裡有一抄本，記載哥老會開山傳堂的禮節和術語，大致有兩百頁，可惜以後失落了。瞿家河開山，大哥去參加，因為通夜未睡覺，着了涼，遂生病，後來成了癆瘵，臥床數月，醫藥失靈。着涼是近因，平時太辛勞，生活起居不留意，以致

虧折身體健康是遠因。民國二年農曆新年，大哥能勉強起身，他的朋友林崇高來拜年，大哥打開大門露出一條縫彼此交談，不幸又傷風，病更危險了。一直拖到農曆二月初三夜，大哥早已昏迷不醒人事，家人和親友在長久看護下，守候壞結果的來臨。父親很達觀，也很豪邁，因解愁多喝了幾杯酒，私語守候的親友說：「這樣苦痛，還不如早些去了好。」那知道此時大哥神智清醒異常，突然睜開眼睛說：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！」不久即氣絕。父親特別悲慟，喪葬甚豐，且親自指揮修墓穴，還在墳山守了兩天兩夜。大哥死的晚上，正是文昌帝君聖誕，家鄉俗例，必在楞嚴閣文昌殿前對面戲臺頂上魁星樓吹打終夜，稱為「吹文風」，希望本地多出幾位科舉中人，這本來是滿清時候的習俗，到民國初年尚未廢棄，當夜「吹文風」的聲音太悲慘了！大哥派名治成，字集之。

### 大姐操持家中瑣事

兄弟姊妹行中最忠厚的人要算大姐，除了大哥外，大姐年齡最長，下面的弟妹又多，家庭中的瑣事自然落在大姐頭上。我知事以後，大姐不但未出過大門，也未出過堂屋門，祇在要出嫁的前一月，去過張家舅娘家與將要出嫁的表姐談了一天。張家表姐是張鴻經之女，與我家僅隔一座永濟橋，俗稱老橋。她家與我外祖父是同姓不同宗，母親素好和陸鄰里，這是認的親戚。大姐自幼就與張家表姐熟識，長大後若千年不見面，都要出嫁了，以後不知何年何月再聚在一起，所

以張家舅娘與我母親鄭重商量後，決定接大姐到她家與表姐玩一天。兩家相隔的橋不過百公尺，但大姐來去都是由我母親和張家舅娘接送，去在清早，回來在當天夜晚，恰在沒有行人的時候。大姐與表姐相聚的一天，除了清談家常瑣事外，還彼此低聲細語家鄉女兒們熟知的民謠。這種民謠每一則長的幾十句，短的只有幾句，不是唱也不是平鋪直敘的唸，好像誦詩一樣，也講究音調鏗鏘，從前我也記得些，現在都忘記了。

大姐由外祖母作媒，嫁與辛勞起家的地主楊家。上有三代老人，即曾祖母、祖母和父親。曾祖母、祖母固然該享福，年紀不算很高的母親經常臥病，好像家裡大小的事情又都落在大姐身上，幸喜還有一位得力嬸母幫忙。農忙季節，大姐還要到田地裡工作，如揀棉花，曬麥子之類，沒有出過大門的街上小姐，曬起太陽，總有些頭暈，大姐不但無怨言，而且從來無不愉之色。後來楊家搬到洋溪鎮街上與我家夥同經營棉花蠶絲生意，兩家常為權利義務起爭執，大姐置身兩者之間，其艱難是不難想像的。

民國十一年母親辭世不久，大姐當時僅有的一兒一女在兩天內夭折。母親最忌諱「鬼燈哥」的叫聲，「鬼燈哥」即貓頭鷹，有三種叫聲，在除夕晚上聽了，第二年都主不祥，第一種是：「哈哈……」比較稍好，第二種是：「嗚！嗚！嗚！……」就很壞，第三種是「挖空！挖空！挖空！……」那就壞透了。我家屋後有一株大黃桷樹，枝葉蓋著房屋一大半，每年冬天「鬼燈哥」總歇在黃桷樹上，到晚上就毫無顧忌的叫，當然

也不是每晚都叫。民國十一年新年過後，母親就說：「大年三十晚聽著『鬼燈哥』叫。」大姐在我家過年，她說：「我也聽著叫，而且都聽著是『挖空』的叫聲。」不幸的巧合，母親在那一年去世，大姐的一兒一女也在那一年夭亡。我並不重視這種迷信，但是「鬼燈哥」那副嘴臉和那種叫聲，使人看了聽了都會不愉快，何況有那一次的巧合！我打算將黃桷樹砍掉，樹太大，砍掉是件不小的工程，後來我常常離家，就未管這件事。廿八年回家，有人竟說這棵樹是我家的風水樹。一棵樹竟有前後不同的毀譽。

大姐的厚道和誠摯溫和的談話，常使人念念不忘。民國卅八年是大姐的五十歲生日，我買了一件皮統子和一件衣料，叫李慶先外姪帶回去送給她。我們弟兄在冬天都穿皮衣了，那能讓老大姐還不穿！

大姐最大的兒女夭折以後，接連生了幾位外甥女，最後生了一位男孩，絕頂聰明，不免溺愛一些。卅九年，我在香港，接二哥一封家信：「大姐僅有的一個男孩，又暴病死了，死後全身發黑。」醫藥還落後的鄉村，始終查不出原因來。大姐這一次的創傷，恐怕比民國十二年死兒女還厲害。

### 二姐熱心慈善事業

二姐經彭義生的母親介紹婚配與柏樹埕的李文奇，李家是地主，也是燒鹽的灶戶，上面祇有一位孀居的婆婆。李家離我家不遠，但是很少回來久住，因為她家的人手不多。農曆七月初十是

中 二姐的生日，這一天也是先祖母的生日，所以我家中元節祭祖燒包，也改在七月初十，因為要祭祖，照例準備了很多的菜，同時也接二姐回家過生日。有一年母親派我於七月初十去接二姐，誰知碰了一個釘子，二姐說：「李親娘（家鄉對姻伯母都這樣稱呼）不同意。」二姐送我出來經過竹林，我說：「怎麼這樣霸道！」二姐說：「給人作媳婦，就得受人管。」

李家雖然隔洋溪鎮街上不遠，因為中間有座小山，又不通大路，每逢打內戰，或者是兵荒馬亂時，我就去李家暫避。我在那裏看到插秧唱秧歌，唱秧歌的樂器很簡單，一面鼓，一面鑼，頂多還有一個馬鑼子，住在街上的人是不易聽見的。插秧人家三餐都是大魚大肉，每一塊肉有巴掌大，我當時祇能吃半塊。上下午休息打尖，仍然是很豐富的酒菜，算來一天要吃五餐。待插秧工人吃的肉，決不摻雜；待修建的木工人「打牙祭」，回鍋肉有時用豆腐一起煎，因為豆腐本身有油，肉就消耗的少些，但不能用青菜蘿蔔熬肉，青菜蘿蔔本身吃油，同肉一起吃，肉就消耗得多些，這是從鄉間得來的吃的經濟理論。唱山歌也是住在李家第一次聽見。不久二姐家就搬到洋溪鎮街上來住了，離我家大約兩百公尺，她每天都可回娘家數次。

二姐的兒子有李慶先，女兒有李慶貞、李慶芳，讀書與就業，多多少少我都有些照應，而且男婚女嫁，我都主持。李慶先與本縣人萬子英結婚，萬是一個很好的孩子，結婚前慶先與子英回洋溪鎮看父親、母親，二姐說：「子英矮胖，將

來必是生產專家，李家本房人丁少，正適合。」歡欣之狀，喜形於色。卅八年我離開大陸時，子英已生了三個男孩。

我每次回家，較苦的公嬸同大舅娘很快就由二姐帶來了，不例外，我每次都送些錢。慈善事業的提倡，神會的首事，儒教會婦女部分的領頭，大都由二姐擔當，因為她能幹、熱心，而且能言會語。

## 二哥讀書寫字高明

二哥派名「治名」字「策勳」。說句老實話，讀書寫字他都比我高明些，先讀了一些四書五經、史鑑節要、幼學瓊林等書，後與我一同進了家鄉唯一的新式教會學校，他老是第一名，我老是落後第二名。有一年考試結果，他第一名得了一些外國人送的衣着等值錢的東西，我第二名僅得了一些鉛筆、筆記簿之類，老師用右手食指刮着臉皮羞我一場。二哥還有藝術天才，他能用硬紙雕刻戲臺人物，架起幕唱「燈影」戲，即皮鞭戲。他又可以用泥土捏成三牲——豬頭、魚、雞——在書桌抽屜裏供孔子。可惜「出頭椅子先遭難」（年長的兒子免不了要先負責任之意），家裏的商賈要他幫忙，他不能再讀書了！大姐、二姐出嫁，那幾年家裏的經濟不大佳，母親又多病，他什麼事都得做。父親還訓練他做得一手好菜，有兩桌人的酒席，他一個人「一抹不硬手」（輕而易舉之意）的就拿出來了。有才幹的人不願埋沒在鄉裏，一次鹽務機關招考職員，二哥戰勝許多在外遊學的朋友而中選，從此在鹽務機關服務數

十年，未嘗中輟。當時稅收人員積弊深，二哥從不「同流合污」，自然引起一些人不便而生怨，也贏得了不少人的愛戴。骨頭太硬，不喜歡向人彎腰，豪強們要想碰他，有時也遭受反碰。遂寧縣城、攔江河、東禪寺、射洪的太和鎮青嵐鄉，他都作過鹽場收稅處主任。閒暇時讀書寫字，一手的好書，確有很深的功力。人很風趣，一腦子的幽默故事，袁二哥一出街，大家都圍上來聽「擺龍門陣」，別人大打哈哈，他用手把嘴一抹，神態活現，一點不笑，別人更笑破了肚子。我在成都工作時，他的子女都還小，祇有大的姪女隨我身邊，就讀女師。三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局勢緊急，我託李秉初送她回家，現在不知道怎樣了！我未扶持她完成學業，真對不起二哥和二嫂。二哥的元配姓楊，很賢淑，不幸早死，續絃的二嫂彭履清同街居住，少時同在福音堂廣益小學上學；早上天將亮要趕到學校背早書，先到的先背先回，每天早上我們三弟兄一出門，剛轉個彎，總看見她已在前，我們就拔腿超過，有時她也不甘示弱，快步競爭，女孩子究竟跑不過男孩子，這太不禮貌了！有時談起兒時舊事，大家笑不可支！

## 四弟做袍哥當大爺

母親說過：「老四吃過二舅娘的奶，面貌有些像二舅娘。」小時確有些像，大了就不像了，却很像大哥的清秀。他也讀了若干年的書，似乎家人有批評他不很勤學的說法，據我看來，老師、朋友和環境有很大關係，當時家和我正為我讀

書在掙扎，那能再注意到他。不能讀書就祇有做生意，做生意始終有父親負責，他就只能立於輔助地位。家鄉那個環境，大多數都是坐茶飯、打牌、當袍哥，他怎能逃出這個深淵。抗戰時我回家，看見他已由管事五爺、掛劍三爺而「出一」，「出一」就是作了大爺了，生活已不算嚴謹。

後來他當鄉民代表會主席，地方人要推他作鎮長，我不同意而作罷。二哥與我都在外面做事，作事必有恩怨，再不願意他在家鄉樹立恩怨；而且替我們侍親、照應家事也够忙了。弟兄之間，怕不瞭解，只好在縣銀行洋溪鎮辦事處介紹他充任一位職員，負責放的責任，其實這種事都不該做，仍然要引起恩怨。後來空前的大亂降臨，才證明我當初的顧慮，全為老弟着想。我離開家鄉已多年，家信杳無，以他的身份，誰能想像是安全？老天！希望出現奇蹟！

父親七十歲生日和辭世的喪葬，規模都不算小，四弟指揮若定，井井有條。人才要培植，更要有表現機會，才能使人知道。父親逝世週年超薦道場後，我接四弟到成都遊歷，並檢查身體，相當時間以後，不但體重增加，而且氣色光昌，回家也很振作。二哥來信說：「想不到都市生活竟能變化人的氣質。」不過，能維持長久，才算不錯。

四弟長子來成都，考學校困難，設法將他送到東門外農專校肄讀，不知何以讀不下去；要轉遼寧農校，就依他的意思照轉。他的父母也許都不願他學農，其實如我重新讀書，我就要學農，農村不復興，一切都談不上，我當時的預測，學

農一定有前途。四弟名治貴字榮成，民國前六年丙午冬月生，比我小一歲，實際上要小廿二個月。

### 三妹未婚前就死了

兄弟姊妹行中最聰明、最能幹的恐怕要數三

妹治貞，不幸她死得早，無從證明我的看法罷了！她七八歲時，很會踢毬子，毬子好像繫在腳上，一樣，踢上幾十分鐘不失脚，很少人比賽能贏她。一踢起來，比賽對手和其他小女孩同聲唸唱一首最普遍的民謠：「正月採花無花採，二月採花花正開，三月桃花紅四海，四月農人把秧栽，五月梔子男女戴，六月荷花滿池開，七月菱角浮水面，八月風吹桂花香，九月黃菊家家有，十冬臘月採梅回，牆內栽花牆內開，對對蝴蝶採花來，橋頭有個花大姐，金花瓶，銀花瓶，抱上來，指甲花，灑滿堂，搭起橋橋那個過，搭起橋橋關爺過，關爺騎的什麼馬？關爺騎的赤兔騰脂馬，關爺拿的什麼刀？關爺拿的青龍偃月刀，大初一，小初一，初初一，不供不磨，要供要磨，歪歪鉤頭扯……過河。」說十二月的花，還成句子，後面的句子簡直是十八扯，我想是拖長時間的意思，並且有些字句我也記不清，更沒有去考證。最後一句「……扯過河」的「扯」字，也許要唸數次才一脚踢毬子向後，免為比賽對手所接，若接着就免處罰，沒有接着，對手供毬子，一脚踢左，唸：「左擊葱」，又供，一脚踢右，唸：「右擊菜」，再供，踢得很近，唸：「短楚楚」，最後供，踢得很遠，唸：「長煙袋」。年齡稍大就

無此自由了。讀了幾年書，無處升學也無力出遠門升學，就關在家裏。母親辭世，精神上更受無了無比的創傷。大姐、二姐或親戚家裏的疑難事，她出個主意，準會解決。親戚家的小孩再頑皮，也聽她的。將到結婚年齡，經二姊介紹與他們的親戚羅某訂婚，羅家也是地主，又是大家庭，結婚的嫁粧不能太馬虎；當時家庭的經濟情形不佳，父兄又很沉着，不大談起此事，真急煞了三妹和二姐。要錢的主意，實在不好出。我為自軍閥手中救出李海瀾，教書那份優差放棄了，正為自己的出處苦悶，實在無力過問此事。今天想起來，大不應該！若是表示一些意見，甚至負點責，也不致使她們那樣不安。「她的三哥太自私」，朝夕在為他出門找出路打算，並未想出為她打算的具體辦法來。不久，我決定去南京，臨走的早晨，我去父親床前告辭，轉到三妹床前，她早已淚流滿面，心裏難過萬分，走出門又回去，如是者幾次，終於在抬滑竿的催促下離家，與三妹竟成永訣。後來才知道三妹在我離家之前頭上已生了瘰癧，那不是瘡是什麼！情緒不佳、鬱悶的人最容易得這種怪病。

我到南京入紅紙廊政治大學，一天考完西洋史到合作社取到一封家信，三妹在未婚前死了！我坐在飯廳外牆角邊，流了不少的眼淚，午夜皆未吃飯，三妹死於苦悶的環境和不如意的家庭，弟兄姊妹——尤其是我，應該負很大的責任。民國廿八年回家拜祖墳，三妹就葬在母親墳的左下邊，我含淚一再長揖拜拜，這那能減少我的罪愆，而這種罪愆那能尋出補救的方法來。

## 四妹最小性情豁達

四妹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位，性情豁達，有主張。母親生前，耳朵裏發癢，要三妹看耳，三妹看了說：沒有耳垢；母親說：再看。三妹再看後說確無東西。母親不滿意。四妹在旁說：無東西也用棉花棒攪一攪。雖小事可見四妹的耐心和細緻。

四妹嫁劉氏子，劉是紳糧，田宅賣光了做生意，仍無成就。廿八年我回家，四妹正臥病，二姐去接她回來見面，從前是位小妹妹，也可以說是「天之驕子」，現在是貧弱的婦人，我哭了！她是母親臨終時最掛懷的，母親遺體停在堂內，她手執拂塵在旁守護，因為怕蒼蠅侵襲，這個景象突現在眼前，怎能不叫人感傷！

我在瀘縣，妹婿劉來，我叫他習毛筆鋼筆字，並學算盤和記帳，這是為他尋得一份可靠職業的準備，我介紹他去農民銀行學習，竟無成就，祇好介紹他去射洪縣銀行。四妹有三個兒子，都漸長大，她閒得無事就學會搓麻將，不知道當時女人搓麻將已很多，但是腦子裏，在民國十七年離開家鄉時，女人搓麻將則未見，我的妹妹竟如此！萬分的不高興。我將會國藩的：書、蔬、魚、豬、早、掃、考、寶，和為女眷所立紡績針黹做小菜日課告訴她，無意中從她家走過，她也紡起棉來了。她的遠景可以寄託在三個兒子身上，但這三個兒子要成材走正途才好。

## 夢寐都在想念家鄉

我十幾歲以後，即離開洋溪鎮讀書教書，二十歲以後即去南京，經常拋却可愛的家，流離在外，但我幼年心目中的家鄉是物阜民安，治平之世。地方上農產豐富，鹽場造成人民富庶，舉目四望，到處是鹽井鹽灶，地方上設有鹽道公署或鹽大使署，有一位鹽道的孫子毛克剛先生現在臺灣。後來改設稽核所鹽場知事。民國前並有票釐局，有人要橋鹽井，票釐局就貸款，所以有「洋桃溪是銀子窩」之稱，鹽井橋穿了，立成富豪。河邊經常停有大小船隻和木筏，船是由重慶一帶運來煤炭和紙，運去是鹽和棉花，木筏是上河運來的木材竹筒，製鹽用的，河邊到處是臨時商店和攤販，每逢二、五、八趕場，米市、雜糧市、水果市、鷄鴨市、柴市、酒市、油市，甚至買賣鴿子都有市，各據街頭。鹽、棉花、蠶絲則不限趕場期，經常在茶館交易，燒鹽鍋有專業店，運鹽炭的騾馬、鹽工，吆喝過市，行列壯大，有此繁榮，各種行業無不興旺，人民富庶，講究穿吃和玩樂。

姑姑廷的黃敬臨先生作過射洪縣知事，為射洪帶來了烹調術。有地位的鹽官，帶來他鄉的廚子，地方人對官場應酬，特別在吃上也花些工夫。最普通一年四季都有的涼粉，沒有人不喜歡，為什麼川北涼粉好？因為作料好，川北的鹽和豆豉特別好，才能作出很好的醬來。沒有醬拌的涼粉，就差得太多。還有用四川西北出的花椒作的紅油也很重要。老鄉們聽說涼粉就會流口水。

地方上沒有別的娛樂，就是演戲，關爺戲、東嶽大帝戲、鹽神戲、王爺戲，少的幾天，多的

接連二、三十天。每年東嶽會出高亭平臺園奇制勝，熱鬧非凡。多年不回家鄉，於是夢寐都在想家。家鄉關帝廟戲臺聯是彭澤生老師作的，李雨生先生寫的，是「青龍偃月寒鷹膽，黃澗溪聲助樂歌」。說句不恭敬的話，這副對聯在三十幾年前我就不滿意，存於心中數十年，竟於夢中作一家鄉關帝廟戲臺聯：「絲竹傳山水清音，韻流黃澗，吹打彈昇平盛事，響徹楞嚴。」儘管幼年讀過不少的詩，我從不作詩，因為其中有許多詩的疑難問題，沒有得名師的解答，我就不作。但想家想得厲害，有時順口說幾句似詩非詩，也不推敲，更不修改，如：雨後思鄉：「雨過天青後，綠茵遍滿園，鄉心關不住，何處是家門？」月夜：「月是故鄉月，月圓家未圓，鄉心幾處同，何日成歸燕？」夜聞簫聲：「簫音如泣，何事發悲聲？莫非思鄉苦，吹散萬縷情。」午夢返鄉：「晝寢還鄉一夢中，桑梓物色迥不同，飛沙走石魔兒現，已無當年太平風。」雨聲懷鄉：「太空對話兩相歡，竹暮音書通達難，人間慘事莫逾此，無盡鄉思雨聲寒。」思鄉偶感：「海外飄零年復年，遠望何似涪江邊，異鄉未若家鄉好，夜夢依稀啼杜鵑。」再聞簫聲：「夜闌人靜時，弄簫苦含悲，如泣亦如訴，聲聲喚諸兒。」又夢家鄉：「日日懷本土，夜夜夢家鄉，非緣神無主，育我意難忘。」這連打油詩都說不上，因為連油都打不出來，不管詩不詩，想家鄉確是想得很苦。

和樂的家裏有許多人，還有許多親友都很想念，想起的都將想的情懷各寫一大篇，不是作文，是真情，為免引起麻煩，都不抄出來了。